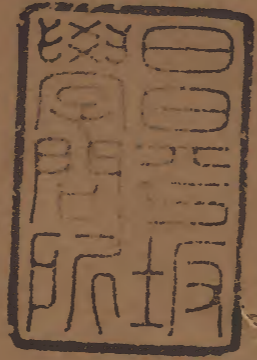


古文載道編 六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一〇二函	一四二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號	一〇二函	一四二冊
------	--	----	-------	------	------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21)
		函號	299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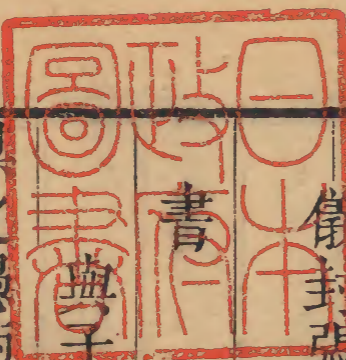


古文載道編卷之六

淺草書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 受業閩中

柳 璿荆石 全校
陳紹濂尚友



聲義之二執事

許 衡

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
耘閒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丘
隴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
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豈惟取謗怒於天下彼挾
矢者交會環至殆其生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

古文集卷之六
卷之六
慮及此耶區區之懷冀蒙照察

魯齋先生立志高尚雖遭知遇而始終秉難進易退之節觀於此書可以想見其清操矣世之貪戀爵祿老死而不知止者讀此能無愧懼交集耶

與竇先生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躅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

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斲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卽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

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浮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唯恕察言不能隱括竦息待罪

時勢之論恬淡之情可以知其所處之不苟所樂之最

古文輯遺編 卷之六
真庶幾於窺孔顏之籬而躋程朱之蔽矣

與耶律惟重

許衡

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
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
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
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
之失又甚于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
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于漢儒之序程朱以來
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畧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
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
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



月累庶或有益至于此等疑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慢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豈少日之爲耶抑或他人爲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耶因風附意惟慎愛是望不悉

此卽夫子所謂多聞闕疑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意也先生教人如此所以有功于後學而爲元之大儒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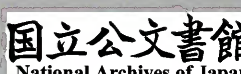
代李和叔與兄子

許衡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皆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託於王公文秉也旣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沉深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嘆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

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况我淺薄之資
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
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廕其餘輝
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爲工歟爲商歟爲牛童歟爲
馬匹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
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于勤
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
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
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
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於自欺而

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
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
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
以自已之筆寫他人之心婉轉真摯娓娓可聽讀之令
人猛省末段勉學歸到人倫上真是理學名言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於左
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於古
披塵編扣斷簡役精魂於千載之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
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
此矣當其深入而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
之富其樂也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崑山瑤池
之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
人者蓋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而
存於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滌河發靈而二五之

機始露温洛闡秘而皇極之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
理已自具於人心而流行於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由
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爲
古後乎漢唐不必爲今而方寸之地卽天地之所以位人
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不明而知
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敷陳往古持挈當世非無荀卿子然
以性爲惡見理差矣何足以傳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
非無楊雄氏然寂寞太元詭糴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
斯道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
氏之譏蓋自孔孟之歿中間千五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

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舜變而中不變
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
圖抽天地未露之扁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闢奧皇
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
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於一心格物致知
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
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於
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
高其辭以驚衆樸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
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丕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

蟲之舊爾間有一二留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衆且群咻而聚笑之以爲狂爲怪爲妄而且以爲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真無用具耶正道不明士習誑僻以至於斯可喟嘆已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筆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成康吾民蓋胷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頽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

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蕪門之故隱卧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摳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畧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先叙述生平所自得次論道次論載道之人因及儒學之有用而言魯齋以道鳴世出處既正尤當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理醇辭達自是前代傑出之英

論取友為學答周秉忠書
 薛瑄
 秉忠司訓足下前枉書并詩三章即宜奉答涉春入夏小
 有私冗遂爾一向稽怠至今重取書詩讀之往復究翫乃
 有以見足下善於交道甚有似於古人也又有以知足下
 力於進修蓋有出於後人也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
 者相與游處出入往來誨諭惇惇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
 交贊更修浸灌滋助為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
 咸有以立於當時而聞諸後世孔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
 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閱博誠直
 之良朋則忌其賢疎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軟

論取友為學答周秉忠書

薛瑄

秉忠司訓足下前枉書并詩三章即宜奉答涉春入夏小
 有私冗遂爾一向稽怠至今重取書詩讀之往復究翫乃
 有以見足下善於交道甚有似於古人也又有以知足下
 力於進修蓋有出於後人也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
 者相與游處出入往來誨諭惇惇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
 交贊更修浸灌滋助為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
 咸有以立於當時而聞諸後世孔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
 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閱博誠直
 之良朋則忌其賢疎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軟

古文真寶前編 卷之六 書 十 正宜堂

熟與已不齟齬者爲契合羣居旅游攬秘嬉戲道說鄙俚
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牽率淪胥爲愚下之歸
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足下以
明敏之識自始與僕相見及後往來過從每語必及於學
學必以古道相期勉今詩中復有多君啟迪之語顧僕何
足以當此但足下博於納善過見收采是以云云見及耳
僕因謂足下交道甚有似於古人者此其一端也又如爲
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蓋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猶
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逮聖人亦已遠
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然務速以求之曰我善

於爲學一旦得所欲矣卽盡棄其向之所爲若無絲毫關
諸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
僕謂爲此言者蓋其立心之初本不爲已不過勉強涉獵
以求濟其欲耳旣得所欲則學於我何有宜其托此以自
詭也不然使其真有好學之心不以窮達而易其志則酬
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卽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卽
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夏所謂學優則
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多事之足妨哉旣不能
然則少之所修者皆不足以爲壯之所資此聖益聖愚益
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遠絕而不相及也足下年富氣銳雖

當羣弟子請業問難之煩府衛文武交游之盛冠蓋往來將迎之勤一不以是自撓而稍得休暇卽執卷吟誦細思乎義理之微而沈潛乎聖賢之奧慎察乎言行之間而震發乎六藝之音故見於詩文者渾朴古老駸駸乎漸有作者步驟比向所見者萬萬有加僕以是謂足下進修有出於後人者不其信乎夫以明敏之識見而知取友之益以富強之年力而篤進修之功誠持此道而不變焉則他日所至又豈淺末者可得而量哉僕忝科名以來奔走東西少得親賢之益舊學荒失百不一存追顧前言良可憎愧獨於汨汨中忽見有如足下者能穎然進於此因是有所

感發而輒復陳其固陋然已不勉而勉人又君子之所不與冀足下畧其下體而熟之復之固之密之以需所就而果有以見古人之可及而不但出於後人也瑄悚息再拜從事聖賢者不知取友何事爲學何事此士氣之所以頹人心之所以壞也大抵於道無見陋習相沿取友則燕朋逆師爲學則溫飽便足故文清痛切言之夫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孟子曰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其可慨也夫其可思也夫

與楊秀才書

薛瑄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曾與生相識
于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內生遂朝夕
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世舊有別業在滎陽因往治
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墻尤甚生泥行三
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畧無愠色其冬瑄扶先人
柩西歸生送至孟津西山下流涕爲別大事訖瑄來滎陽
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畱月餘旣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
惟人之所急惟利與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
殷勤稠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爲義而好衆人之不好

者能爾邪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爲意因畧陳其固陋以爲生勗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篤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

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于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旣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于內而迫之于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于有司一往卽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于

古學通編 卷之六 二上言室
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己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
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勞愈難縱使
得之亦何益于人己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毋以斯言

爲迂而虛用其勤幸甚

文清惟積十餘年工夫行立出入起居飲食皆與學俱故直是希心大儒者此讀書錄之所以可法可傳也若世俗之學所慕者科名所急者文詞無論求之得之之勞且難也而逐逐於涉獵記誦其學尚可問哉但此篇猶淺淺現身說法以歆動之使知所返耳



答閻禹錫書

薛瑄

瑄再拜書復廣文先生禹錫足下自來金陵未及一年三辱手書示問重叙河汾之會以及瑄之出處藹然忠厚之意溢于言辭爲荷不淺但前後所推許者皆不敢當瑄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僅置於心而不忘耳承諭所學之正進修之篤敬羨敬羨第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古人爲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不爲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足以動吾

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若夏蟲之疑冰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猶僅克悟性天道於晚年况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示人者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淺深之序若不量所至驟語以高妙不直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爲不足信矣其他書辭不能盡答惟所學之正進修之篤他日所就殆未可量固非老拙日退者之可望也所求文獻通考叢彙二書叢彙所未見通考家故有之博而不約殆非理學之所急良輔亦有二書見寄尚未奉答茲因鄉人薛生之便率此奉復尚冀心照不宣

廣文闇先生足下別來數年以氣味之同未嘗少忘於懷兩年連得兩書乃知足下之見愛亦如愚老之思足下也但前後所稱道者皆不敢當耳承諭陞清秩得以所學勵英才樂可勝道耶又諭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掇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觀早寄爲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異日見卓立于前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竊謂因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

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以足下之明敏於程子要語從事必熟特以愚老敬慕之切故敢瀆言之更希留意妙甚率此奉復欠備惟心照不宣前書以釋毀賦爲此心虛明之累後書謂徒習紙上則經乃糟粕所以抑之進之者備至故知朋友講習所助良非淺鮮

答李賢司封書

薛瑄

瑄奉書司封李先生足下自河汾之會卽相知不相忘者十餘年矣非以志同氣合而然耶及瑄來山東又承手書切磨斯道益荷知己之不忘也前年至京師極欲面悉凡紙筆所不盡者未幾又歸山東回想風度豈勝悵快去年春左方伯王公來又承書見示首論居敬窮理之功次論所得之大終及省察之要義利之分而謙謙又若不敢與於斯者益見足下所志者皆古人之志所求者皆古人之道與汲汲於尋常之所爭者相去百千等矣第書旨宏博未易了悉謹取其中三四條奉答於右伏惟擇焉是道之

大原于天具於人心散於萬物萬事非格物致知則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二者居八條目之首然非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爲格物致知之本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於道也足下論爲學之道首及於此誠得程夫子教人之要旨矣又能尋此而進焉他日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決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膩工夫或者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動作毫釐小差忽不知墮于爲利之

域矣足下省察工夫至此已極爲親切更加以精辨持守之力必能爲己而不爲人也爲義而不爲利也伏惟足下氣清而才敏識高而志篤切切焉恒以是道是知是行是相講磨爲務所謂汲汲於尋常之所爭無以干其中譬之入海者旣識江河之正道又得舟楫之利器循焉而不已其至也不難矣孟子所謂豪傑之才朱子所謂百世之下神會而心得者百千年間豈無其人乎非瑄所敢知也瑄愚僻無他才能獨於爲學一事實非他好所能尙但乏明師友以正其是非以此不敢果於自定耳年來忽得高明如足下者數見教示誠孤陋中之一幸也繼自今往尤有

望於足下矣近者右方伯王公云得足下書且附問瑄以爲人少知者瑄以謂學求分內事耳知不知何與於已哉但足下見愛之過云然耳往年舟中有懷足下律詩三十韻近日所述敬吟一首具錄別紙并謝奉答之稽慢伏冀照察不宣

居敬窮理實在細密謹確處下工夫而嚴加以精辨持守之力然後動作不至毫釐之差墮於爲利自能爲已而不爲人所謂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也文清答書之大旨如此然而學問之道已盡於此矣

復李原德書

薛瑄

瑄復書李公閣下辱書累數百言大意以道學顯晦見推爲念詞志高遠迥出恒人所見竊惟此道出於天命而賦于人全盡於聖賢凡六經四書以及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號稱儒士而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欲明是道體是道行是道推是道于人哉若讀其書而舍其道乃先儒買櫝還珠之喻非真讀書者也瑄自少時嘗有志于此非敢自謂能與是道也但覺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履小有違理卽一日若不能安其身此蓋出於道之不能自己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哉閣下過與乃爾

古文事類彙編 卷之六
三十一
云云徒使瑄撫已增愧耳若以是聲號於人必且見怪見鄙不斥之以爲狂卽笑之以爲迂矣深願閣下不以云云者布於人也往年河汾之會漫語及此亦六經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世儒之所共讀共談者耳非瑄之所獨見也閣下遽爾云云豈以瑄誠深于是哉而今而後更願閣下以衆人視瑄或欲往來講切是道但當熟讀凡聖賢之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體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爲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卽在是矣顧瑄有志于是而未能也閣下其察之人行匆匆奉答言不能盡意閣下其復之瑄再拜

真讀書者不言道而道在總不外於六經四書及周程張朱之說體之身心繼之以勿怠耳而世儒乃以是纂組文章爲科名爵祿計買櫝還珠學者通弊可勝慨然

古文真寶後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正言堂

戒子書

薛瑄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為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

古文真寶後集 卷之六 書 正言堂

憂人之陷于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于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于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于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于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于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于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于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于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就倫理上明白指點痛切言之可危可懼卽朱子訓子

古文輯遺續 卷之六 三十一 正誼堂

書所謂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
事之意

寄晏洧書

胡居仁

幼年同學之士或一別而再不相會或雖會而相處不久
則此學之衰可知今蒙書翰遠降相愛之厚為何如哉大
抵為學之道在於窮理修身朋友之道在於講學輔仁苟
不務此雖日相親而無益也夫古之人遍交天下之士以
明其善力師聖賢以準其歸豈可偏狹固滯守一善以自
足乎居仁自丙戌年喪父戊子喪母至辛卯年得疾纏綿
八年方愈故血氣早衰不能精進今又喪妻無一好况但
此道理無處不在雖居憂患苟能存心察理亦無非進學
之地今未能然所以可愧也不知老兄今日所進若何又

古文輯遺編 卷之六 書 正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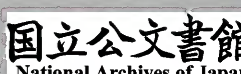
不知盍簪之期在何時歲月駸駸老將至矣某昨因自思迭遭憂患或是天意欲作成我做個人欲盡餘年殘日付歸學業以畢此生不知吾兄肯同志相輔否

為學之道在窮理修身朋友之道在講學輔仁此所以親師取友如饑渴之於飲食不容一日已也至其自叙處又勘出貧賤憂戚用以玉成之意而精進直無窮期學聖賢者皆當善體此心

奉羅一峰

胡居仁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無所以有明不明者由人之學不學也然世之學者不少而道卒無以復乎古昔之盛者由其所學有正不正用功有真不真也以不真不正之學雖倍其功而無益其害於世也必矣自宋儒既沒正學不傳士風頹靡間有英才豪傑有志於此者然以信從者寡終無以振起斯文丕變士風也伏聞先生有志於此未知其詳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獲覩佳翰遂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居仁不勝忻躍正歎今世乏此等人品不意得生同時何幸如之豈但



古文真寶後集 卷之六 三 正誼堂
托交而已哉意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
責歟卽欲趨拜未知能就道否兼以賤體瘧疾故謹裁書
并疑義數端專人齋奉其餘欲求正者甚多尙期面晤不
盡述也

竊疑程夫子朱夫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
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如程子言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又作敬齋箴又言主敬以立
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愚
意此聖賢千百世爲學之要法程朱能用力如此故其工
夫全體道亦全蓋非諸儒所及然細推之則程子涵養功

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翫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
悉此造德亦各有所極而不能無少異也未知是

否竊疑朱子沒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尙未甚失然訓解漸
煩實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真也自是以
後儒者多是窮索文義以博物洽聞爲學僅有西山真氏
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工夫魯齋許氏不務辭說
故學雖未極全體而踐履確實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
做得沒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
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
養無非尊德性之事又觀其德性箴何嘗不以尊德性爲

重乎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
遺末其後陸子陷于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
可乎未知是否

竊疑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真第二則怕間斷近見語類
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於禪學者又有不
知主敬存心廣覽博記遂成駁雜無以貫通乎體用之妙
者又有恃其才氣剛大自謂能任道力行不知聖賢操存
省察之要終爲一節之士者又有氣質溫厚恬淡自能涵
養工夫不知戒謹恐懼之實者又有工夫間斷卒無成德
者又有兼好詩文遂爲所述造道不純者大抵要傳聖賢

之道須實有聖賢工夫稍有所偏便爲全體之害故不真
者多害道間斷者無成功未知是否

竊疑先儒言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居仁嘗思須要有
聖賢之學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是
也三代以下漢唐宋爲盛唐之人才駁雜無可與議此者
漢之人才大槩近古如董仲舒諸葛亮庶幾乎此然董仲
舒本領純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爲純正不及者
伊周事業大抵難若宋則人才之盛三代淡道乃所優爲
惜乎不曾收拾來做也今之人才寥落特甚此有志者所
當益修其遇不遇則在時也未知是否

右疑義管見所窺測竊恐工夫未足不能無差因書求正
高明詳以示教爲幸

道之明不明由人之學不學又由於所學之有正不正
用功之有真不真疑義中大旨括於此數語中真所謂
篤志而切問者也文敬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以躬行
實踐爲本自是程朱嫡派固宜模楷後學與文清公竝
傳矣

寄丘時雍

胡居仁

饒城晤會之後又蒙翰教見喻又以詩贈從遊之士感荷
不勝蓋君子修己誨人出於中心之誠故如此也又蒙示
以君子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當
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歡然樂得其人豈論
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爲利祿而來
者教之以善則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從成羣作隊習爲怠
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
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
誼起謗議又將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

所施也尙賴尊兄與廷祥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亦有尙德之心故某暫可居洞以俟賢才之集夫謹其始尙恐不能保其終况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居仁蓋欲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汨於舉業但招得一等凡才不會做舉業底人來聰明敏達能做舉業底人都不來矣能舉業之人尙不屑至英邁超卓之人尙肯至乎如此則文章尙不能得上者况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况能成就人之德業乎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遲以數年將見人才輩出又何患洞之不興乎興洞之法無出於此者欲望時雍條具此

意以達於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故以此爲請不知吾兄卽今工夫如何進德修業必益不倦古之人進則救時退則修己必不虛過一生以兄之才識進進不已何可量哉况道在日用無時無處不是吾人進學處但要存心省察如事親則在事親上察道理接賓客便從接賓客上察道理讀書便從讀書上察道理是者行之非者去之聖賢工夫不出於此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古之聖賢固不求功名功名未有大於聖賢者

主洞者欲作興人才固不論其類然苟非慕道而來勢必忘本逐末懷利去義無可復教之理不謹其始何以

善厥終此扶持名教所以急有賴於諸公也

寄張廷祥

胡居仁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爲者看來今日天下之事惟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實行則人無趨向而教不可施今人非惟失古人教養之法主考者反摘奇搜隱以乘學者之不知欲其倉卒之間無所措詞學者亦終日搜截奇巧隱僻以應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白正大道理惜不知察近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其所自皆由搜截奇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豈非朱子所謂經義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極矣士生斯世所以立身尤難稍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

乖違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絕獨立不懼者安能保其不移耶况欲挽回世教移變士習乎此居仁之愚不能不以為憂而望于廷祥者尤切也今兄服制已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幸甚

制藝逐風氣為趨舍日新月異詭變萬端固學者之事主副司實與有責矣雖然士苟立志雖獨立可以不懼况復詭遇成名自誣所學耶明經應舉者慎勿為賊中之賊妖中之妖貽朱子詬厲而亦擯棄於文敬先生也

復張廷祥

胡居仁

去歲辱惠書開示為學之要蓋恐某學有所偏而欲救正之所感多矣又蒙欲與羅先生下顧此某所當趨拜先覺以求正者反辱垂念怠緩之罪何可逃也某不肖妄意為學工夫浮華卒無所得近年以來稍悟前失欲求精切用工不幸疾病來侵幾死者再至今氣體虛乏不知何日得遂趨見之願也承諭公甫書蒙克貞兄示及某因得反復思繹竊窺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脫灑所見超然不為物累而不屑為下學故不覺流於黃老反以聖賢禮法為太嚴先儒傳義為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真雖

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間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內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庶乎內外交養靜則可以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實於理公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也望將此意附達公甫以公甫之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公甫流於老釋大約皆過高之病故文敬以從事下學力挽之他日又與廷祥書曰今之士習不美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過於高妙淪於空虛則所哉

以正人心振士氣其責在吾廷祥也噫先生之衛道深

哉

與陳大中

胡居仁

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看及捉摸不住索性要求虛靜所以入于空虛殊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今人不去窮理致知只在文義上錯過又不於日用事物上推究所以只見淺陋窮理是推勘到十分盡處致知是體究到十分明處或讀書或講論或處事皆要十分明盡方是窮理致知工夫只看窮字致字便無所不用其極居仁二月初三日入洞所憂者人才難得小兒因母疾未到甚欲

大中來此表率士類但令萱年老又遭荒歉量難起身此
中租亦因修造費盡待秋熟安養令堂來某已薦尊名于
二司不知他來請否

居敬窮理進學之道舍此別無入門若舍此便走異學
俗學蹊徑矣文敬惟實體得來故亦說得出

復南康何濬太守

胡居仁

竊聞聖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極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賢才
爲急其所以作興人才造成後進又必以學校爲先苟賢
才不立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孰與行之學校之政不修而
欲造人才成善治茲亦難矣故唐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
悠久者本於斯焉如堯舜命司徒惇五典三代明庠序學
校之教具見於經傳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羣聖之大
成以垂教萬世者至爲詳盡然自漢以後在上者雖或建
學而無教養之本爲學者徒守章句而不知進修之方其
人才之不如古宜矣尚望其及於隆平之治哉嗚呼所謂

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可勝痛哉幸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焉大明聖道然後士之有志於學者始能脫乎章句之陋以求造聖賢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漢唐智力之末而欲堯舜其君民者皆數君子倡道之功也今去數君子已遠口語詞章譁然以眩於世利祿之誘汲汲以奪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起而正之哉僉憲潮陽李先生與賢執事好古篤信卽先賢故居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建學宮招致四方賢俊共明聖道爲國家崇尚人文之本育才論秀之實將使士氣大振賢才聿興所謂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者

復見於今日矣去歲僉憲先生辱枉下顧今者賢侯善辭令厚幣帛重煩郡學司訓降臨衡茅然此聘賢厚禮居仁愚陋曷足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勝悚懼對使拜受俟安養老母趨拜黃堂以圖面謝
修學校之政興賢育才實爲治之要務然而作興不易講學尤難求其繼周程張朱數君子之後倡道一時模楷後學者舍薛胡其誰歸

復汪謙書

胡居仁

竊謂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蓋學所以明道苟不明道
又何以學爲哉然此道也原於性命具於人心見於日用
但人之生也氣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性命之真喪其
本心之善而於日用之間無非私意妄作甚則陷於禽獸
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以古昔聖賢恂
慄戒懼存養於未發之前使是道之體昭然於方寸之內
精一謹獨省察於已發之際使是道之用流行於日用事
物之間極其至也與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豈詞章功
利之可擬哉昔孔子之所傳顏曾思孟之所學皆以此也

及孟子沒而失其傳者千有餘年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焉西山真氏亦庶幾乎此也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峰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但其纂組鈎摘有便於人之口舌故幼學之士皆悅而尚之其害爲尤甚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但

學力踈淺終不能遂也今憲府潮陽李先生有見於此卽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復作興此正斯文復盛之秋豪傑奮勵之日而足下已與其選必將用力於聖賢之學以明斯道者復蒙見喻區區之出處然此事但當揆之以道決之以義亦非居仁之所敢適莫也

先聖先儒學術之源流直揭日月而昭雲漢學者有志紹述操存踐履無間身心雖友洛閩而師鄒魯可也若徒以訓詁詞章纂組鈎摘於道何望此胡文敬之所爲倦倦乎

復于先生書

胡居仁

伏聞先生力學不已廉謹自守爲國爲民之心久而益切
敬仰敬仰生竊以爲人之有生均氣同體固無物我彼此
之間况上之於民尊臨撫育有父子之義故賢君憂勤惻
怛所必愛民如子者非出於強爲也彼其視民漠然而無
于者亦以爲欲所汨失其天地之心且如康誥言如保赤
子一句人誰不讀實能體此者寡焉如此讀書雖讀萬卷
何益若上之憂民真如慈母之愛赤子則凡以安其生防
其逸新其德者無所不用其至矣然非得賢才講究條畫
亦無以盡施設之方也故古之爲政者以修身爲本愛民

爲重求賢爲急又蒙教翰言居仁於父母之喪葬能盡其禮拜讀之餘愈慚愈懼自念學力踈淺操存不密違禮甚多過後悔悟追回不及自今以後再欲改過庶全人道以求無辱於親不知果能如何又念道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訓詁務博爲業以註書爲能傳道使世之學者淺陋昏昧無窮理力行之實此有志者不能不以爲憂也康齋先生前年十月損館未審知否某僻處窮鄉難得書籍聞京國多書困於貧乏不能往來如遇有聖賢遺書更望賜焉

有民上之責則當愛民如子此讀書分內事張子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而合天下爲一家者也末又以斯道寥落世學不講爲憂情見乎辭矣

謝蘇文簡

胡居仁

豐山謝氏曰士屈於不知已伸於知已夫不知已則指善以爲惡目正以爲邪此富韓被黜於荆公汝愚受誣於侂冑夫知已者德合道同言契氣合不以生死利害而有間故祁奚解叔向之囚霍譖雪范滂之獄居仁才孤學寡薄行凉凉官吏不知吾之本心雖人過誣吾之罪惡利欲盛而天理微宜乎屈而不伸也雖然求其無愧於在已者而已豈以外至者爲榮辱哉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也今閣下乃能憫吾困辱而解其罪非知已者能如是乎然亦非私於居仁之一身以閣下學識之明處心之厚不得不

然爾居仁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情爲謝惟閣下持是心以目勉以古道自期益廣其所知益篤其所行居仁得以少助其講論切磋之益閣下有自成之功此所以爲謝也

先生閉戶潛修而獲罪戾所謂公治民非罪之縲紲也觀其所自信與所以期文簡者皆以道德行誼共砥於成是何等身分豈效夫世之鳴謝者徒作感恩佩德套語哉

奉和參政鍾憲副莊僉憲

胡居仁

伏承聘命令主白鹿洞事謹於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入洞竊思廬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冠之時因讀前史知其爲第一書院也及考輿經學規記賦又知文公先生昔在其間闡明聖學非若他書院姑記前賢之蹟爲辭章記誦之場也及觀文公全集又知文公奏賜敕額始終眷意欲其久而不廢也在元不續及我朝太守翟公始創殿堂齋舍然未有師儒表率英才習學故鬱而不彰至潮陽李先生更加完葺延請名士絃誦其間而風教始著居仁之愚亦玷禮聘不幸居仁遭母喪而去李公

亦繼以亡矣而書院之廢亦宜也今明執事慨然興復仍命居仁入洞主事居仁學陋才疎何足以副委任之重是以入洞之後不勝恐懼齋沐裁書令門生胡覺高悌申致稟復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廢必然之理也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絕學以倡明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相與講論切磋於其間曷足以及此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俊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平之才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致也况江右素號文盛之地

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待興洞以教之哉其間有志氣不羣敦厚好學舉業已通復欲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興洞何以聚而教之哉執事之意必在於此居仁亦以此望於執事也謹薦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洞幸甚洞中全無書籍更望印求入洞以賜肄習

天下之事興廢在人况正學昌明關乎國運苟非明道得吾徒傳道得吾與豈易相與以有成乎厥後入洞者多奔競勢利之徒教不可施而文敬歸旌莫挽君子惜焉

居仁在洞夙夜兢慄教養無效有負賢君子作興之盛意
 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誰不向風但士習頹
 靡已久人心沉溺難回必得第一等人才相與倡率庶使
 中人之材皆可漸摩激勵而進復文公之教不難矣若泛
 取凡庸之材非惟不能率教必將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
 玷於文公名教必矣今日興洞務使道明於當時流光於
 後世方不枉費一次作興若成就人才既多將來必為世
 用其澤豈有窮哉向薦舒綱不知曾去請否伏望命下本
 縣遣使禮請入洞訓迪後進幸甚昔有問於朱子曰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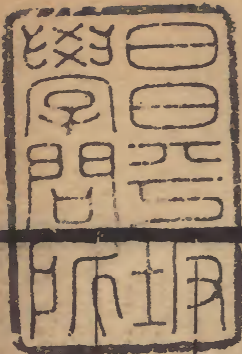
奉祁大叅鍾憲副

胡居仁

居仁在洞夙夜兢慄教養無效有負賢君子作興之盛意
 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誰不向風但士習頹
 靡已久人心沉溺難回必得第一等人才相與倡率庶使
 中人之材皆可漸摩激勵而進復文公之教不難矣若泛
 取凡庸之材非惟不能率教必將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
 玷於文公名教必矣今日興洞務使道明於當時流光於
 後世方不枉費一次作興若成就人才既多將來必為世
 用其澤豈有窮哉向薦舒綱不知曾去請否伏望命下本
 縣遣使禮請入洞訓迪後進幸甚昔有問於朱子曰何以

能得天下之賢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向之慕之况今明執事以有爲之才居可致之位皆能及此又何難哉伏惟以此好賢之心推而行之則天下之賢皆將歸心於賢執事况此邦之賢乎好善優於天下况興洞乎若好賢之心不篤尊賢之禮不致抱道之士固將却步而不敢進鄙陋之士必將趨利慕勢而來矣居仁謹錄詩文數篇以獻併求教正重興洞記不知尊意屬筆於誰海內之士若陳公甫文雖高然過於高大多是禪學文章張廷祥文精深丘祭酒文典實惟在大人所擇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求於士後世則士求於公卿惟公卿求士所以抱道自處者鑒其誠意而氣類相接用能倡率有成若士求公卿則廉耻道喪趨利慕勢中尚安得有士乎故欲作興人材實賴在上者擇人而羅列之毋使鄙陋輩廁足其間然後可也



此等亦太甚矣夫公卿以氣節自許其志固已
 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
 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
 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
 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
 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與衆不同矣况其志固已

